



對不起！孩子，我們繳不起健保費

作者：新竹分署 李俊慶

執行人員在辦案過程中發現義務人家人眾多，協助就醫，獲得義務人信任。事後並協助義務人辦理相關補助與證明，讓社會福利資源能進入弱勢家庭。



孟夏午後的風城，沒有風，猶如大悶鍋。昏沉中拿起書記官送閱的卷宗，進行單上歪斜地寫著：如何處理，呈請核示。怎麼連擬辦都沒有？這是什麼情況？

原來是一封義務人來的信，用一張日曆紙背面寫的，除字跡潦草錯別字多外，也不知所云。我從頭到尾看了幾次，大概了解義務人要表達的內容：她收到我們寄去的傳繳通知，要她繳納健保費約7萬多元，但她沒有錢，孩子又多，雖然兩女兒念高職已半工半讀，丈夫打零工，全家13口全靠這三人收入... .. 翻了下卷宗，卷內確實也無財產，制式化的批示：再查有無金融開戶，請移送機關查報財產。闔上卷宗接著下一件，一疊疊案卷又送出去了。

全家13口？13這數字對基督徒的我而言，是十分敏感。腦海中不時浮現這數字。爸爸媽媽加起來，怎麼算也不會到13人吧？走出去倒水時，看見從辦公室裡拿出來的那堆卷宗還躺在推車上沒送下去，順手將那個案卷找出來再拿進辦公室。健保案件因無紙化關係，裡面資料甚少，我查了一下義務人全戶戶籍資料，有些吃驚：設籍苗栗市的義務人不到40歲，丈夫近50歲，生了11個孩子，最大的17歲，最小的僅3個多月。正猶豫怎麼處理這案子，撇見那張日曆紙上寫著：我們現在雖然沒有錢，但以後我們有錢

會還的，請長官幫幫我們.....

過兩天有苗栗國稅局的車，我請書記官一起去看看。原本國稅局不大願意現場執行非他們移送的案子，但我要去他們一同前往，國稅局的同仁也不好意思說什麼。車子拐進一條小巷，實在進不去了，我們幾個人下車徒步，頂著烈日尋找地址。在巷口問到鄰長，原來他就是義務人的房東，但已經好久沒跟他們收房租了。鄰長原以為我們是衛生所的人，又來宣導家庭計畫，要他們別再生了。之前幾次好像都有些衝突，他有些擔心。但表明來意後，這位年約花甲的鄰長倒沒多說什麼，領我們走進巷弄裡最後一間平房，外面烈日當頭，但覺得那棟房子卻有陣陣濕氣散出。破舊的門板，斑白的油漆，磚造的外牆經不起歲月的踐踏，早已褪色，水泥也剝落數塊。屋簷下的涵雨管被疾風吹的吱吱作響且搖搖欲墜，看上去就顯的簡陋淒涼。



鄰長在屋外高喊幾聲阿

玉，裡面一位看上去約50多歲的女人出來應門。她背著一位孩子，手抱一位，另兩個較大的也探頭出來，手抱的那位一直在哭。

「拍謝，厝主。阮阿忠最近沒系頭，厝稅慢鬼日才吾堂蒿你。」那女人操著台語低著頭說著。

「當欠厝稅阿不是一兩月日，哇不是來特，是法務部世人垂你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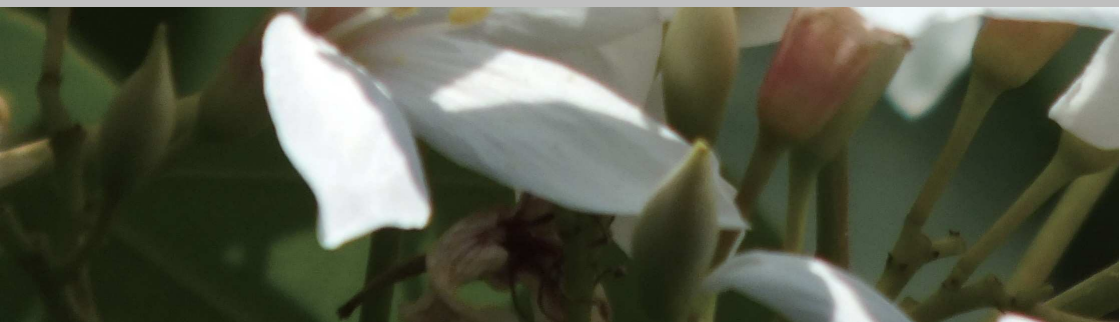
婦人一聽到「法務部的人」，愣了一下，隨即明珠雙淚垂。哭著直說「對不起、對不起... ..」。原本是一個孩子哭，現在4個孩子都哭了，大家都慌了手腳。

「孩子怎麼一直哭？生病了嗎？」我故意轉換話題。用手摸了下那位抱在手裡望似強裸中的嬰孩，臉很燙啊！

她邊用左手拭淚，邊點頭。

「昨天就開始燒了，有用冰塊降燒，好像沒用... ..」她操著生硬的國語說著。

這麼小的嬰孩用冰塊退燒？沒養過孩子的我一聽也覺得不對。已為人母的書記官此時回過神，上前摸了下那孩子。



「小孩發燒很燙，要快去看醫生！」書記官說。

婦人抬起頭，欲言又止。

「他們健保卡又不能用.....看一次要好多錢.....」鄰長無奈的說。我和書記官對看了一下。說遲那時快，兩人都從自己皮夾掏出現鈔，遞給那婦人。婦人被這舉動嚇住了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「先帶孩子去看醫生，其他的事以後再說。」我說。

「示啦！示啦！孩子先去看醫生。」鄰長附和著。

幾經折騰，婦人終於願帶孩子去看醫生，原本要留兩位較大的孩子給我們看顧，但我覺得不妥。尤其義務人不在家，我們應盡量避免獨自進到義務人屋裡。還好移送機關是箱型車，把他們通通載上車，帶他們到約5分鐘車程外的診所看病。若不是這樣，想必他們必要在烈日下步行約20分鐘才能到診所。那嬰孩比我們想像要嚴重，老醫師初步認





為應該要到大醫院作進一步檢查，也立刻開轉診單。好人做到底，我們又將婦人與4位小孩再送到署立苗栗醫院。

「初步看起來，孩子有黃疸，不知是哪裡出問題，要作一些檢查。」醫生皺著眉頭說。

婦人不知怎麼辦，直問那要多少錢？醫生沒回她，請護士將嬰孩推出去。我們勸她別想太多，先治病要緊。已過中午，檢查還沒結束，書記官買了幾碗麵回來，我們請小朋友先吃。較大的看似5、6歲的那位，吃了幾口就不吃了。小的，則一直狼吞虎嚥。

「妹妹，怎麼不吃了？不好吃嗎？」書記官問。

「不是，很好吃... .. 我想留給哥哥姐姐還有爸爸他們吃。」

我們聽了都很感動。我跟她說，妳盡量吃沒關係，待會叔叔再去買。檢查結果，疑似肝膽功能不全，小孩必須住院接受進一步治療。我們又透過醫院志工幫她向醫院聲請補助與減免，發現他們並非低收入戶，讓我很訝異。幫她付完一些費用，臨別前我

依約又買了幾碗炸醬麵給他們，雖然當時只是下午3點多。

住院若無健保，那些費用他們絕負擔不起。我們先主動幫她找健保局辦理分期，讓健保卡可以使用。為此，我們必須再去一次她家裡請她簽章，因為她家裡別說傳真，連電話都沒有。

這次我們直接到她家，意外的是有6個孩子在家。進入屋內，放眼望去幾近家徒四壁，幾個破舊簡單的家具更突顯出它們在這個家中的重要性。我是很好奇全家就1張通鋪與1張床，13個人是如何睡。幾個孩子有的請假，要去醫院輪流照顧弟弟與爸爸，原來爸爸昨天在工地受傷，左腿骨折了，現上石膏也在苗栗醫院。簡單的一些對談，發覺這些孩子都相當樂觀，對未來也都充滿著希望。倒是生了這麼多孩子的媽媽，看上去確實比實際年齡要蒼老許多，也比較憂鬱。



「你們怎麼去醫院？」我好奇的問。

「我們有兩台腳踏車，騎腳踏車去啊！」是啊，一台騎過去，另一台就騎回來。不過一趟也要騎20多分鐘吧！

「真的很謝謝你們，叔叔阿姨... ..」當執行人員這些年，第一次被這樣稱呼。

轉到鄰長與里長處，了解到因家中男主人的個性造成許多與人或與政府機關間的隔閡，政府的社會福利資源一直未進入這個家庭，但民間社福團體與鄰居的愛心倒是從來沒少過。回到分署查了一下，發現他們全家不動產公告現值超過650萬，也不符合低受入戶的要件。那些不動產形式上看來，應該都是男主人繼



承來的，不過都是持份1/6到1/128不等的持份地，且多是市區既成道路，有行無市的不動產。心裡盤算著如何幫他們爭取到政府補助，找相關單位聯繫。後來將個案轉至苗栗縣政府社福單位處理，原本以為這樣就告一段落。豈知這一家人不願與社福單位合作

尤其當要他們簽名蓋章時。



過了不到一個月，鄰長打電話給書記官，請我們出面。原來這

家人之前遇過假冒政府機關社福人員的詐騙集團不只一次，現在似乎只相信我們，我也不曉得為什麼。原本是覺得我們不該介入太深而婉拒，但鄰長三天兩頭就來電話，那些樂觀孩子的臉龐歷歷在我眼前出現，讓人於心不忍，只好硬著頭皮陪同他們到處奔波，協助他們申請各種證明與補助。只要我們要她簽章的文件，她二話不說就簽名蓋章，連鄰長里長都說我們很厲害，這麼龜毛的人都願意聽我們的... .. 我們甚至找來男主人兄弟，協議處分那些不動產... ..

就這樣前後弄了幾個月，終於讓政府的社會補助進入到這個家庭，也讓他們擁有較大的房子，不再全家睡1張通鋪，但也換來書記官的抱怨。為了這個事情，花了那麼多的心血與時間，對目標導向的執行績效產生排擠效應，別人都把時間拿來作有績效的案子，我們卻在這沒績效的案子上花心血。她那年想調動，但成

績因此不甚理想。還好當時是算年度成績到10月，且任何人都可以填調動，不限僅前3分之1。她要調的地方競爭不算激烈，後來也順利調動了。記得那天她來辭行，問我對這事的看法。

「你還記得她大女兒說的那句話嗎？只要活著，就會有希望。」

我是忘了，但回想這一家人樂觀進取認真生活的樣子，總是會讓人感染到那股正面向上提升的力量。說真的，我還得向他們學習樂天知足的生活態度。問我有什麼看法，卻說不上來。這或許是件好事，但卻無法彰顯數字上的執行績效。良久，腦海中浮現的是蘇軾定風波這闕詞裡的那兩句話：「回首向來蕭瑟處，(歸去)也無風雨也無晴。」是啊!.....不知該說什麼... ..